

重逢

著等亞卡斯夫列希瓦
譯任天邵



行印在書華新北東

1 9 4 9

逢 重

著等亞卡斯夫列希瓦
譯 任 天 邵

行印店書華新北東

1 9 4 9

重 逢

著 者	瓦希列夫斯卡亞等
譯 者	邵 天 任
出版者	東 北 新 華 書 店
發行者	東 北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東 北 新 華 書 店 印 廠

總店：邵 天 任 出 版 社

分店：滿洲 哈爾濱 長春 大連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佳木斯 安東 四平 錦州 承德 北安 營口 內蒙

1949.9. 初版 5,000

目 錄

多瑙河之歌	布珂夫	(一)
友愛	拉甫列涅夫	(一九)
安珈	斯克列連科	(三〇)
堅強的人們	科羅鮑夫	(三六)
在克里姆林宮	郭甫巴克	(四六)
照片	拉甫列涅夫	(五九)
同志	科諾年珂	(六九)
一段趣聞	席式科夫	(八二)
瓦沙	斐定	(九四)
兒童團員	卡達耶夫	(一〇六)
重逢	瓦希列夫斯卡亞	(一三〇)
後記		(一六〇)

多瑙河之歌

布珂夫

……又靜了。但僅僅是幾秒鐘。隨後喊聲越發頻繁，越發大，越發絕望……。

黛莎跑到窗口，拉開了窗簾。黃昏的暗影籠罩着街道。可是透過灰色的光還能看見兩個穿着德國軍服的身影，拖着一個男孩子。他拚命喊叫：『別殺死我！呵呀！別殺呀！救命！……』

聲音漸漸小了……一輛馬車走過去，孩子的喊聲就完全被遮斷了。

黛莎慢慢地回到桌子跟前，坐下來。開始把手裏的一塊紙撕成碎片，然後把頭偏倚在左手掌上。在白色的牆壁上就現出一個十八歲少女的頭影來。蓬鬆的黑頭髮凌亂的落在耳朵上，頸子上：黑眉毛和長長的睫毛使這少女一雙沉思的眼睛顯得幽暗、深陷。桌子上煤油燈的昏暗的光在黛莎底臉上塗上很濃的陰影。好像這少女在給一個看不見的畫家做模特兒似的。老實說，這個姿態使得姑娘底臉兒顯得特別美麗，特別富有表現力。若是在這一瞬間，畫成黛莎的畫

像，那畫家一定會在下面題上『摩爾達維亞姑娘』或是『處女的沉思』。可是黛莎還有工夫想到畫像嗎？不，藝術家，放下你的彩筆吧！你最好是看一看這十八歲的摩爾達維亞姑娘底心靈上的畫像吧！這幅畫像可以毫不錯誤的用『絕望』這個字眼做標題的。

『這不行』，黛莎說。『那管你拿去扔到多瑙河去……』

思想裂成了斷片，少女一陣陣地吐出些無倫次的話來。黛莎底思想也是不連貫的，一忽兒浮在現時的表面上，一忽兒又沉潛到往事裏去，好似那些黑色的野鴨，一忽兒在多瑙河的波浪上游泳，一忽兒又吃驚的潛到水裏去一樣。

一九二六年，黛莎剛剛兩歲的時候，姑媽菲多拉就把她帶到布柴烏城自己家裏去了。後來把她送到學校讀書。黛莎只讀到中學四年級，因為菲多拉姑媽不願意自己的姪女繼續上學去，黛莎就去服務了。起首在布柴烏郵局的一個科裏練習打字，過些時候她就做那郵局裏的女電報員了。

『在摩爾達維亞地方，只有貧窮和失業』，每當黛莎懷念故鄉和親人而請求回摩爾達維亞時，姑媽總是這樣說。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比薩拉比亞解放之後，菲多拉姑媽直接了當地拒絕了送她的姪女回故鄉。『誰知道那些布爾塞維克是些什麼人。』實際上，問題並不在於布

爾塞維克，而是姑媽把黛莎底全部薪水據爲己有而不願失去它罷了。

當德國和羅馬尼亞強盜們侵入摩爾達維亞土地的時候，姑媽就帶着姪女遷到比薩拉比亞地方多瑙河濱一個小城市裏去。菲多拉姑媽和羅馬尼亞祕密警察局取得聯繫，因此就委任黛莎做了軍郵局的電報員。經過電報員底手裏常常有些電文命令，這些命令使得少女從頭到腳打着寒顫，但是她不得不把它們發到指定的地方去。

有一次曾經收到一份從熱布利陽鎮來的電文報告：『十個漁夫拒絕向軍隊交魚，已全部槍斃。』電報署名是憲兵伍長赫爾布。姑娘回家之後，關於這件事想了好久。她哭了。第二天她堅決地說：

『姑媽，我不能再做下去了……。』

『呶，呶，你要瞧瞧我』，菲多拉姑媽威嚇着。『應該工作，執行長官的一切命令。應該盡力取得上峯的喜歡，可是你呢？局長給你送來糖菓，你還不給他好臉子？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念書……。』

又來了一通老一套的責罵。

即使不罵，黛莎還怕姑媽，現在就越發恨她。但是她找不到擺脫這環境的出路，嚙着眼

淚，她又坐到電報員辦公桌的跟前了。

軍郵局的職員歐普利，兼做祕密警察局的包探，好像使人討厭的牛蠅子一樣，幾乎每天都在女電報員的辦公桌上嗡嗡好久。這是個小個子，禿頭頂，四十歲上下的人，黑臉上滿長着酒刺，他打算娶這十八歲的漂亮姑娘呢！他執拗的威嚇着說要『揭露一切』。

黛莎很爲自己的往事害怕。特別使她恐怖的是當她想到祕密警察局可能知道這『一切』的時候。『你知道，你會有什麼樣的下場嗎？你處在一個重要職位上，人家一下子知道了，你……你的家庭……。』黛莎這時候戰戰兢兢地望着這個滿臉酒刺的包探底黑眼珠兒。

而另一方面，那個傾心黛莎的郵政局長拉武庫却警告姑媽說，她底姪女不能再跟歐普利交談。於是姑媽便對黛莎說：『你要對局長更親密一些，——不要怕，他不會吃你。』

黛莎現在又想起了赫爾布伍長變關口氣的話來了。曾經有一次在郵局裏，這憲兵瞋縫着自己的狼眼睛對她說：『聽着吧！如果有什麼不對頭，我馬上就宰了你……。』

『莫非他知道了關於我的什麼事情嗎？』少女在桌子跟前呆住了。歐普利……拉武庫……菲多拉姑媽……赫爾布……這些名字在她腦子裏敲着，好像誰在往太陽穴上敲釘子一般。這些人底臉孔在黛莎眼前掠過。不知道爲甚麼，他們閃着白光，好像一些寬刃的鋼刀似的。

黛莎打了一個抖。當她第二次聽到敲門聲時，她站起來，大聲問道：

『是誰？』

一個老頭子走進房裏來。修整的鬚鬚，斑白的頭髮。他迅速地望了一下房間，然後就凝視着這姑娘。

『晚安，黛莎，』他說着，一面慢慢地從頭上摘下那脫了色的綠便帽。

黛莎憶起了這個『愉快的老伯』，在布柴烏她曾瞞過姑媽同他見過幾次面，他對她講了許多關於她父親近來的生活。

黛莎高興起來了。一剎那間她甚至忘掉了因這個老頭子到她家裏而帶來的危險。

『晚安，列弗鐵里老伯。』

姑娘跑到老頭子跟前，雙手握着他底一隻沉重的滿是皺紋的手，並且吻了它幾次。

『啊，是的，你還認識我哪！唔，姑娘你消瘦了！從前你底臉蛋兒紅紅的，好像蘋果似的。』

『可是，你更顯得年輕了呢，老伯！』

『因為已經是戰鬥的生活，所以就年輕了。唔，黛莎，我的時間很少，若是時間一多，它就跑得非常快。事情原來就是這樣。……』

老頭子躊躇了一下，嚴肅地望著黛莎底眼睛，好像在決定什麼重要事情似的。隨後堅決地繼續說：

『我們在收拾那些狗仔憲兵隊和德國人。我們住在蘆葦裏，鬼也不會找到我們，誰若真想找就把它往多瑙河裏一灌，就完蛋大吉！』

黛莎看看窗子，看看門，隨後用懇求的眼光看看老頭子，似乎在請他：『小聲些，小聲些！』

『假如你願意，是能給我一些幫助的。』

『我害怕，老伯……』

『你先聽下去，然後隨便怎樣害怕都可以，』列弗鐵里有些激動地說。『熱布利陽鎮有一個憲兵伍長赫爾布。你認識他嗎？是的，這惡棍又猖狂起來了，比在達達布納爾（註）地方所幹的還毒辣。把五十個人關在地窖裏，明天或後天他要把他們全部槍斃。但是我們，你也在內，是不能容許他這樣幹的。』

『老伯伯……我害怕……』

『黛莎，你知道嗎？你的爸爸也就是我的表弟，在達達布納爾跟憲兵隊搏鬥過嗎？你知道赫

爾布折磨過你的爸爸嗎？不錯，你姑媽把你登記在她的姓氏裏去了，可是你想，赫爾布能不知道這件事嗎？他這狗只是在等待有利的時機而已。我真可憐你，鬚髮的姑娘！」

黛莎走到老頭子跟前。她再也忍不住這樣大的痛苦了。眼淚咽住了她。把頭俯在老人底胸膛上，她痛哭起來了。她嗷泣着，把一切都坦白地對列弗鐵里老伯講了。在她底心靈裏沸騰着這樣多的憤懣，好像這個十八歲的姑娘活過了一百年似的。

「唔，够了，」列弗鐵里老伯說着，背過臉去。老人不願意黛莎看見含在他眼眶裏的熱淚。

「我的時間很少，可是事情却非常多。如果你能……」姑娘用一種探詢的眼光望着他。

「……那麼幫一幫忙吧。你是電報局的老電報員了。給赫爾布那狗打一封電報，就說上司有要事要叫他到城裏來。就說……」唉，說什麼呢？那麼，你就寫，說是要對付工人們，爲了……那麼你自己去弄這樣一個東西吧，本來在電報方面是你的特長……我們在特羅費姆橋附近把這狗種幹掉，就完事大吉！」

老伯不作聲了。隨後繼續叨念自己的心事：

「我還得弄些子彈……不然。我們三支槍只有十顆子彈。唉，黛莎，電報的事情你能辦

嗎？」

姑娘慢慢地坐到椅子上。把手放在膝上，她一聲不響地注視着在窗子中間壁上掛着的一幅圖畫。

「做完這樁事之後，你就不必再上班去了。到瑪雅基鎮烏梁娜姨媽家裏去吧。我們從那裏救你出來。」

不知誰的脚步聲由走廊裏傳來。老伯躡着脚尖奔向廚房的門口（他預先就看清了，通過廚房可以到院子裏），回過頭來，很快地小聲問道：

「這件事你能作嗎，黛莎？」

於是他就不見了。

少女一句話也沒回答。

x

x

x

天黑了。多瑙河岸的柳樹，變成連續不斷的一條黑影。突然間萬物都安靜了。只有青蛙的叫聲從小島上傳過來。

多瑙河濱葦塘裏的蘆葦都入夢了，四月的微風飛到多瑙河的彼岸，連羊齒草也不再沙沙作

響，只能聽到水堤旁邊蘆葦裏切切的耳語。

『列弗鐵里老伯，今夜將是白白地過去了。』史捷芳說。

列弗鐵里沒作聲。過了幾分鐘之後，他纔自言自語地說：

『莫非這丫頭背約啦？』

就連老頭子自己也爲這問題煩惱。列弗鐵里去看黛莎之後，已經過了兩天，他認爲已經跟她談好了。

列弗鐵里，史捷芳以及史捷芳的兒子米特魯臥在堤邊蘆葦裏，手裏拿着來福槍，在等候赫爾布乘車從堤上通過。這是赫爾布進城去所能走的唯一的路。

也許，這憲兵從別的路進城了？米特魯已經進城兩次了。不，赫爾布並沒有去。

『莫非這丫頭背約啦？』列弗鐵里重複着說。

『是的，是……』史捷芳拖着長聲說。『黛莎是個膽小的姑娘。並且她的姑媽是一條毒蛇。她可能把全部事情都搗問出來，然後去報告祕密警察局的。』

列弗鐵里氣哼哼地睡了一口。

『可是我把我們等着赫爾布的地方，也喋喋出去了，我這老混蛋！』

老頭子的對自己不滿一方面也因他沒有弄到子彈。不錯，在耶瑪克島上有自己的團體，瑪森加島上還有游擊隊，從他們那裏是可以弄到子彈的。但是列弗鐵里知道，他們在戰鬥中奪取槍支和彈藥是很不容易的。

×

太陽已經在葦塘的上空升起幾米突高了。

×

×

「不，我們是白白地等着，一點結果也不會有的。」

「我們等到中午吧，列弗鐵里老伯，隨後……」——爸，若是我們在赫爾布底家裏幹掉他，怎樣？」米特魯猶疑的說。『我們趕到鎮上就……』

史捷芳看了兒子一眼。『不是懦種，完全像我一樣』，他想著，幾乎令人難以覺察地笑了一下。他很愛自己的兒子，正像史捷芳自己常說的，他是『達達布納爾時代的旋風生出來的』。他希望給予兒子那能在他的胸中鼓舞起愉快和力量的東西——自由。是的，從前曾是達達布納爾的暴動者，現在當多瑙河游擊隊員的史捷芳，就是爲了他底兒子，爲了摩爾達維亞一切兒子們爭取自由而奮鬥，而生活的。假若憲兵的槍彈威脅着米特魯時，史捷芳一定會用自己的胸膛去衛護他。

『在赫爾布家幹掉他？』史捷芳反問道。『只帶十粒子彈三支步槍不可以進村子。那裏住着二十來個憲兵，一個步兵排和一些德國自動步槍手。將來不久我們集合成一支大的隊伍，我們人是不少的。那時再進村子。』

『現在我們應該離開這裏……我這個老不中用的腦袋弄錯了，』列弗鐵里痛心的說，搖搖頭。

猛然間，抓起了來福槍。

『你看見嗎，列弗鐵里老伯？』

『甚麼？』

『瞧，蘆葦在動……有人來了……』

『爸，我去看看……』

『不準離開位置！』史捷芳嚴厲地命令着。

三個人都把槍口朝着有人用手拂動着蘆葦的方向。已經能聽見，蘆葦在誰的脚下沙沙的作響。腳步聲沿着小路響着。列弗鐵里放下了步槍。其餘的人也把自己的槍放到草上了。……來的是黛莎。

她深深地喘息着，在列弗鐵里老伯對面蹲下來，遞給他一個沉甸甸的匣子。

幾秒鐘內大家都沒作聲。

『好容易纔找到你們……這是子彈。』

『怎麼樣？……』

『我全做好了，全都……赫爾布已經乘車由熱布利陽出發了，一會兒就要從這通過，沿着河堤……』

史捷芳打開了子彈匣，他眼睛裏閃着火焰，好像一個探寶人突然在土裏發現一個盛着寶物的匣子，打開之後，被鑽石的光輝所眩惑一樣。

『帶上子彈吧！』史捷芳說着，一面把一排一排的子彈塞進衣袋裏。

『米特魯，你帶着黛沙乘着平底划子到島上去。我們倆人在這裏對付……』

『爸……』

米特魯底聲音斷了，即使人家拿槍托打他底胸膛，也不會像他父親底話所引起的痛苦，那樣使他感到疼痛；況且還有這個陌生的姑娘在場！她可能想到米特魯不會放槍，或者他簡直是個膽小的人。

『我把她送去還要回來，』青年游擊隊員堅決的說。

『老伯，我那裏也不去。要留在這兒，』黛莎說。『我已經不害怕……。』

『假如這樣，』史捷芳的聲音裏充滿了迅速決定問題的果決，『就去把平底划子和大舢板準備好。我們散開些。我隱藏在左邊開槍。列弗鐵里老伯，你藏在這棵柳樹旁邊，米特魯在靠近舢板的地方，黛莎，你在船裏等我們。戰鬥一結束，就上船到蘆葦裏去。……』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位置隱藏起來了，只有黛莎沒到船上去，她在米特魯身邊坐下來。

『你打得一手好槍嗎？不害怕？』

『打獵時倒打得很好，仗却沒打過。這還是第一次。不過沒有什麼可怕的，』米特魯補充了一句話，眼睛直看着黛莎。

少女的眼光一忽兒從水渠的水面上溜過，一忽兒追着鵝羣，一忽兒迷戀地注視着小島岸邊的毛茸茸的翠柳；最後攀上一株白楊的梢頭，出神地停在那裏了。不知怎樣，那支美麗的新歌子的詞句就浮上心來了：

聽啊！聽啊！

自由的多瑙河在高聲呼喚，